

十二小錢標

六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白羽

批校 葉洪生

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十二金條

六

原著 白羽
批校 葉洪生

73 · 12 · 0724

· 8404316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十二金錢鏢第六冊

著者 白羽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

定價：全七冊新台幣八四〇元

自本章起，一反先前筆法，化暗爲明，而還寫飛豹子劫鏢遶門始末，值得注意。

第五十一章

越崗增援智囊奏奇襲 當塗扼險飛豹鬥奎牛

遼東大豪飛豹子在范公堤，劫取二十萬鹽課，拔旗留東，匿跡埋藏；連夜渡過了大縱湖，把全撥黨羽分散在各處。淨等著十二金錢俞劍平被激出頭，便好鬥技賭鏢，一決雌雄。俞劍平果然一怒拔劍，具保討限，東邀群雄，大舉尋鏢。飛豹子那邊立刻得到了準信，也忙著邀人。眾鏢頭四面佈卡，六路排搜，步步往前踏訪。飛豹子也立刻伏線安椿，備下了三個潛身的窟穴，暗暗遣人，窺伺鏢客的動靜。等到紫旋風夜探荒堡，十二金錢俞劍平略知賊情，忙率眾趕到苦水鋪，在集賢客棧落了店。飛豹子頓時從潛伏之處趕來，由他的黨羽和朋友，先替他出頭窺探。

飛豹子挾著三十年前的宿怨，一心要挫辱俞鏢頭。當夜來到高良澗左近，踩盤子的小夥計，一一告訴他：「姓俞的本人來了，姜羽沖、胡孟剛也都到了。」

飛豹子綽鬚大笑，立刻遺瘦老人王少奎，前往苦水鋪，陰謀窺探，潛加挑逗。王少奎隨機應變，竟和單臂朱大椿挑帘覲面，放下了三更較技的期約。又小開玩笑，僱買當地賣漿的陸六，

趁二更天，前往集賢店，登門叫罵。借此誑誘鏢客的注意力，他們潛伏的人好從集賢店後面，乘機襲入騷擾。不意鏢客戒備嚴密，房頂街隅都安置著人；賊黨未能得手，悵然退回去。

幾個人由鄰近民宅，越牆逃出；幾個人轉小巷，走出苦水舖。馳報飛豹子道：「這些鏢客倒還罷了，只跟著海州的兩個捕快，並沒有驚動官面。的確按江湖道，前來獻技討鏢的。」飛豹子聽了，點點頭道：「哦！」

飛豹子預由高良澗來到荒堡，趕忙著佈置了四天。所有古堡牆頹朽屋，擇衝要處，把屋牆、院牆，都挖了三尺來高，兩尺來寬的窟窿。有數處直通到堡牆根，又有數處高達六尺的。復將堡牆根，打通了六尺深的數道窄溝，長有數丈，暫作為潛行的隧道。直到訂期挑鬥的那天晚上，飛豹子傳命同黨，把窄溝火速加工，直挖出堡外。

「未慮勝，先防敗！」這樣辦，先備下了退身步。但不能早掘，掘早了，恐被行家白晝識破。先時又在鬼門關，相度地勢，擇於土崗後、葦塘中，埋下百數十棵長短不齊的木椿，也是預留著退路。然後，飛豹子糾合黨羽，便要親赴鬼門關，仗著數十年苦練的功夫，會一會這江南名鏢客十二金錢俞劍平的拳、劍、鏢三絕技；跟他抵面爭鋒，一決上下。

當下，飛豹子說出自己的通盤打算，手下群豪譁然讚道：「好！」那個瘦老人王少奎搖搖頭，連說不可道：「大哥，你總得走穩步，先派別人，試試姓俞的本領。」

飛豹子不以為然，道：「那是何必呢？這樣辦，進可以攻，退可以走，已經很穩了。」

胖老人魏松申道：「但是，大哥還可以多加一分小心，不要緊的。我聽馬振倫馬六爺說，

姓俞的已經盡得山東太極丁三絕技的祕要。」

凌雲燕和子母神梭武勝文也說：「俞劍平這些年功成業就，名利雙收；可是他做得很小心，他本身的功夫一天也沒擱下。據說他無論多麼忙，直到現在，還是每天早晨要打一套拳，試一趙劍的，末了還打二十四鏢。我們要鬥他，總得先教一個生臉，嘗嘗他手底下的真假虛實。大哥，你就讓小弟和王二哥先打頭一陣，試一試招。好在他也不認識我們是老幾；我們栽了，一點也不妨事。」

如何？果不出山人所料。

瘦老人王少奎一拍大腿道：「是這個意思。今天大哥簡直不必露面，我們先和他打；大哥可以在旁觀陣。咱們準能降得住他，再跟他挑明帘，點名叫陣。」

飛豹子微微笑了。遼東三熊也一齊發話道：「老當家的，這主意真高！你老就依著來吧！」十二金錢在江南久著威名，實在不可輕敵；萬一訂期獻技，爭勝賭鏢，竟鬥不過人家，未免顯得丟臉；穩步有益無損，總該走的。

瘦老人又道：「況且咱們這趟下江南，人生地疏，多承凌雲燕凌舵主，和子母神梭武勝文武莊主幫忙。借地方，借人力，都很夠面子。現在武莊主既然大包大攬，要由他那裡起，由他那裡落；我們這回往鬼門關去會姓俞的，最好是只虛鬥一鬥他。末了一場，還是煩火雲莊武莊主出頭作面的好。」

飛豹子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個……也好。」

他們到底定下了誘敵試招之計。決計先遣副手，試一試俞劍平的本領再講。

到了這一天，由苦水舖到鬼門關，鬼門關到古堡，飛豹子竟安下了九道伏樁。頭一道埋伏，在苦水舖鎮口外，設陷阱，埋石伏弩。開手一招，便把飛狐孟震洋摔下馬來。那時候，飛豹子正和手下幾個人潛伏在近處；預備出其不意，先測一測俞劍平的鏢法和劍術。

鏢客們這一邊，對著古堡三路設卡，在白晝被飛豹子看出兩路。馬氏雙雄這道卡子，和三鏢客金弓聶秉常、梁孚生、石如璋這道卡子，俱被飛豹子和他的黨羽看破。挨到天黑，便動了手。只有松江三傑，夏建侯、夏靖侯、谷紹光，武藝高強，潛身隱密，豹黨一時沒有注意到。鏢客分兩路赴鬼門關踐約。俞劍平、胡孟剛、姜羽沖這一路大隊，半路上突然與賊相遇。奎金牛金文穆、朱大椿等，這第二路人數較少；在別路上，也遇見了飛豹子手下的人。

飛豹子與他手下的黨羽，安排下步步為陣的法子。由苦水舖至鬼門關這一小段，共設著四道卡子，被鏢客踏過三道，俞劍平和姜羽沖衝破兩路，金文穆和朱大椿衝破一路。倒弄得自己散了幫；另外一路，鏢客們也沒有勘破。

飛豹子又在鬼門關踐約之地，埋伏下大批的人。鏢客的人少，他們就包圍住，捉活的；來的人多，他就叫副手出來答話。然後驟然撤退，一撤，再撤，撤到鬼門關，荒崗泥塘，險峻地點，便由遼東三雄出頭襲擊。襲擊不勝，就由胖瘦二老人魏松申、王少奎，同那外邀的兩個能手，一齊出來。或文打，或武打，看事做事；臨到最後，再由飛豹子出頭，如此便可穩立於不敗之地。這是飛豹子與他的黨羽商定的頭一步挑釁辦法。

不意十二金錢俞劍平單劍踐約，名不虛傳。一老三熊，輪戰嘗敵，竟都不是俞劍平的對手。

鏢行這邊，智囊姜羽沖驀然率眾趕到；踏過伏椿，直闖進後崗，竟遠遠的答了腔，也喊著：「豹子落坑！」雙方針鋒相對，旗鼓相當，竟未得抵面爭鋒；一霎時反激成群毆混戰。

姜羽沖這一路本為教俞鏢頭單劍赴會，才稍稍落後。半騎半步，一路趨行，將近鬼門關，按白晝所勘的地形，忙進入青紗帳，把馬藏起來。由姜羽沖拔劍當先引領著，悄穿田徑，斜趨土崗，要將賊人的退路先行剪斷。

但是賊黨在關前田邊，預設著兩道伏椿，兩處一共埋伏六個人。智囊姜羽沖等將將逼近，便被瞭高的豹黨聽見蹄聲，瞥見黑影。急發旗火，吹起胡哨，六人一齊發動。兩個人馳報同黨，四個人掄兵刃，上來攔阻鏢客。姜羽沖曾囑同伴，無人處要悄悄的繞行；遇見敵，要快快的掩擊。於是互相知會，一路疾攻，衝到敵人背後。

姜羽沖、岳俊超、歐聯奎等各展兵刃，奪力奪路。豹黨四個伏椿，人少勢孤，各發暗器，擋了一陣；眾鏢客大堆的湧上來，同時鏢行別隊奎金牛金文穆等也由西南繞到。兩邊一夾，四個賊人越發抵擋不住；急急退下來，繞奔後崗退去。

眾鏢客急喝道：「追！」望影逐聲，跟著往土崗上硬闖。土崗上埋伏著的豹黨早已覺察，立刻亂發響箭，從潛伏處跳出八、九個人，忙將後崗要路分別把住。智囊姜羽沖張眼一望，分撥四個鏢客，跟綴逃走的四個賊人。然後各通暗號，與奎金牛金文穆等合在一處，互相策應著，斜越泥塘，直搶土崗。

土崗上的群賊立刻從各路抽出一個人來，併做一道，來迎截鏢客。雙方在崗前崗後，遠攻

近圍的交起手來。一剎時崗上崗下，人影亂竄，隔得稍遠，便認不清誰敵誰友。賊人這邊以為鏢客的接應人多，鏢客這邊以為賊黨的埋伏人眾；正是麻雀打狼，兩頭膽怯。

實在的情形，卻是土崗前鏢客人少，土崗後賊人勢弱。所有賊黨幾乎都衝著俞劍平撲來；在土崗前，把十二金錢俞劍平師徒，連胡孟剛、馬氏雙雄、孟震洋、石如璋、朱大椿、黃元禮等，分別圈在當中。

在土崗後，三十多個鏢客列成人字形，八九個賊人堵住一條傾斜的羊腸小道，旁生亂草，下臨泥潭，非常的險峻難行。賊人借叢草蔽形，用暗器擋道，十分得勢；可是驟見鏢行接應人到，未免心驚。智囊姜羽沖在坡下看了看地勢，也不由皺眉；如行狹道，恐遭賊人暗算；有心繞道，又聽得崗前殺聲四起，賊人連呼捉「魚」，還怕俞鏢頭有了閃失。這必得先遣人搶上土崗，敵住這攔路的幾個賊人，大眾便可從土崗兩旁亂草上踐過去。

姜羽沖眼注前方，向眾人叫道：「那一位應敵？」

蛇焰箭岳俊超忿然道：「我去！」掄劍便要上前。

奎金牛金文穆搶過來道：「岳四弟，我還沒露一手呢，讓我打頭陣吧。」一揮鉸鋼厚背刀，徬徨四顧，便要攻崗。姜羽沖急道：「等一等！」忙叫岳俊超、歐聯奎，分立在金文穆背後左右，兩旁另外留下兩個幫手，便對餘眾說：「請他們三位上去應敵，諸位請陪我穿草地，往上搶啊！」

眾鏢客譁然應諾。那追逐賊的四個鏢客，也被姜羽沖喚回，改作誘敵之兵，喊一聲：「

上！」從另一方面，佯作攻崗奪路之勢；借此牽制賊人，幫助金文穆搶崗。

羊腸小道上，兩旁的亂草簌簌亂晃，不用明看，必有伏兵。奎金牛金文穆傲然不顧，容得誘敵的同伴喊出一聲「上」字，誘得賊人發出一排箭來，他便將鉸鋼刀一揮，「巧燕穿林」奮勇當先。蛇焰箭岳俊超、東台歐聯奎兩旁掩護著，跟蹤側上，一齊往土崗上一竄。賊人已防到這一招，迎頭喇地打出兩枝鋼鏢。三個人各揮兵刃磕擋；卻已犯險搶上去。

奎金牛一擺手中刀，剛要招呼同伴，跟著往上搶，頓時從草叢中出現四個穿夜行衣的賊人。兩個使鉤鏢槍，兩個使鍊子槍（背後都插著短刀）急急橫身，把路口橫住。為首一個少年一抖鍊子槍，大叫了一聲：「回去！這裡不讓過！」頓時撲過來，想把金文穆逼下崗口，或者打到泥潭裡去。

奎金牛金文穆照舊傲然不顧，竟回頭向智囊姜羽沖叫道：「姜五哥，快往上搶！我料理這幾個東西。你聽那邊，一定是俞大哥。」

那青年賊黨罵道：「臭魚的一夥魚鼈蝦蟹，看誰料理誰！看槍！」鍊子槍嘩嘩朗朗一響當頭砸下。

金文穆疾展鉸鋼厚背刀，把鍊子槍一挑，兩下打在一處。其餘三賊剛上一步，蛇焰箭岳俊超、東台歐聯奎斷不容他夾擊金文穆一個人，齊展劍斧，把敵人迎住。軟硬四條槍，和這一刀、一劍、一雙板斧鬥起來，一時未分勝敗；可是賊黨早已輸了一招。智囊姜羽沖一擺利劍，厲聲叫道：「快上！」眾鏢客紛紛奔竄，踐著草地東面斜坡，錯錯落落，逕往上闖。

崗上賊黨的伏椿，吱的一聲胡哨，一齊出動。先發暗器抵擋，擋不住，頓時又有三個賊黨，揮兵刃竄出來，居高臨下，拚命阻撓鏢客，將東斜坡扼住。

就在同時，西斜坡也有鏢客爭先道上；立刻又跳出兩個賊黨，先發暗器，後揮長矛，把西斜坡扼住。雖然擋得住，可是支持不住了。胡哨聲不住的怪響。當中一路，奎金牛金文穆展開教門的潑風萬勝刀，颼颼的一連幾招，把使鏈子槍的少年賊，砍得倒退。

少年賊卻不肯退下去，崩、打、纏、拿支持，與那三個同伴，緊緊把住土崗的羊腸小道。那東面三個賊黨雖然打得過四個鏢客，卻見鏢客志在用全隊奪崗，也忙呼噪一聲，一齊退回去。連發胡哨，警告同黨；但是他們的土崗後路進口處已被鏢客奪佔了。

那飛豹子正立身在土崗最高處，眼望崗前平地，正要撲下來，和俞劍平一較身手。忽聽見青紗帳後蹄聲奔騰，緊跟著後崗吃緊，敵影蜎集，他就勃然大怒。霍地竄過來，凝眸一望，急知會散漫在各處的同黨，作速聚攏來；自己將掌中兵刃一掂，如一陣狂風，撲到後崗。他身旁的幾個同伴，有的銜命往崗前傳信，有的跟著他齊奔後崗。

這時候，少年賊的鏈子槍被奎金牛一路萬勝刀，直剝得左閃右退，接連遇上三、四次險招。末後好容易看出破綻，金文穆的萬勝刀點到右肋；賊人往左一錯步，金文穆的刀扎老了。賊人再不肯容情，一個「怪蟒翻身」，鏈子槍翻轉來，唰地鞭打金文穆的頂樑。

不想金文穆陡然往左斜身，右手刀猛往上一撩鏈子槍，左手撲的把鏈子槍頭奪住；厲聲喝道：「撒手！」萬勝刀順勢往外一送，少年賊想奪回，一縷寒風直抹到賊人持槍的手指；少年

賊趕忙的鬆把，鏈子槍喇地被金文穆奪去了。刀光又一展，少年賊破死力往後飛竄，驚得一身冷汗；忙回手拔刀，先往外一封，架住了敵招。又一跳，躲開了，這才把一陣手忙腳亂的慌勁讓過去。

奎金牛哈哈大笑道：「不要慌，給你這槍吧！」喇地劈面打出去。少年賊閃身躲開，抹一抹頭上汗，咬牙切齒，又衝上來。他仍不肯認輸，仍不肯退避，仍然戀戰，擋住了羊腸小道。那另外的一條鏈子槍和一對鈎鐮槍，以三打二，倒能擋得住岳俊超的單劍，和歐聯奎的雙斧；但是這只能阻敵，不能取勝。飛豹子如飛的奔到，略一注視，厲聲喝道：「喂，躲開！讓我來會會這位的撥風萬勝刀！」

那少年一提手中刀，抽身躍回土崗。奎金牛揮刀便進。飛豹子道：「呔！別動，相好的，我要會會你閣下。」橫身邀住了金文穆。金文穆側步進招，蛇焰箭岳俊超在身旁，智囊姜羽沖在遠遠，一齊吆喝道：「金鏢頭留神，這就是飛豹子！」

金文穆聞言一愣，唰的一撤身，停刀封住門戶，側目仔細打量敵人。

飛豹子一到，伏椿的賊人俱都退上土崗。鏢客們川字形湧在崗口，內有帶著孔明燈的，忽的將燈板打開，向土崗連連照射，把飛豹子等人照看了一個正著。飛豹子本將草帽推在背後，此時忙把草帽往頭上一按；向同伴低說了幾句話，手中短刃一晃，冷笑道：「是飛豹子又怎麼樣？呔！朋友，你好刀法！你是俞劍平的什麼人？」

奎金牛金文穆捧刀拱手道：「在下是俞劍平的朋友，你既然是飛豹子，久仰久仰！……」

「風子幫」
即馬賊。

還要交代幾句江湖話。不料飛豹子竟挺身猛撲過來，把手中短兵刃一舉，道：「呔，發招吧，少說閒話！」這短兵刃原來就是當日劫鏢，打敗鐵牌手的一枝短菸袋桿。二尺來長，純鋼打造，鍋大桿粗，菸嘴菸鍋一體渾成；昔年曾用它戰敗遼東綠林風子幫，今日拿來找尋俞劍平。

金文穆還想說話，岳俊超吆喝道：「金三哥，這東西不通人情。少跟他講那一套，宰呀！」金文穆遂說了個「好」字，立刻身形一矮，往前一縱步，捧鉸鋼厚背刀，照長衫客胸前便點。

長衫客飛豹子左臂的肥袖子往外一拂，也不使手中短兵刃持招，身形快若飄風，突繞到金文穆背後。金文穆也是虛實並用，頭一刀並未撒出去；刀才點空，左掌斜往上一推，右手刀「白鶴剔翎」，斜塌身形，刀鋒外展，唰地旁掃長衫客的下盤。

飛豹子見金文穆刀法很快，遂不再試招。鐵菸袋「倒打金鐘」，斜身往後甩打，喝聲：「撒手吧！」「嗆」的一響，聲銳而長，火星飛濺，兩下兵刃相碰。金文穆的鉸鋼厚背刀雖沒撒手，可也騖的一震；颼的往右一縱身，忽遽間急驗看刀鋒。幸而刀鋒只是斜劃，刀身吃力重，只微微磕傷一點刀刃。

金文穆心中吃驚，這個飛豹子好大的膂力！金文穆只一落的工夫，飛豹子已跟蹤而至；鐵菸袋「迅雷貫耳」，挾著勁風砸下來。金文穆往左錯步，倒翻身，「烏龍盤樹」，橫砍飛豹子的中盤。

飛豹子身隨勢變，步眼圓滑，右腳往外一溜，以敵勢破敵勢，「倒踩七星步」，閃身讓招。

金文穆的刀又走空招。飛豹子反欺到金文穆的背後，左手駢食中二指，照金文穆右肩後的「風

如見武藝潑
墨畫。

府穴」點下去，想卸金文穆的右臂。

金文穆頓時覺察，塌身下式，急忙一擰身，「推窗望月」，鉸鋼厚背刀上斬敵人右肩，順削脈門。飛豹子兵刃往下疾沈，斜身探臂，鐵菸袋反打金文穆的下盤「風市穴」。金文穆騰身旁躍，竄出數尺，險被敵傷。兩下裡分而復合，又鬥起來。

奎金牛金文穆把教門潑風萬勝刀法施展開，雖只七十手，可是迴環運用，變化無窮。這種刀法一須力大，二要招熟；金文穆乍逢勁敵，把一身本領運用出來。刀光人影，上下翻飛，恰似駭電驚霆；崩、扎、窩、挑、刪、砍、劈、剝，一招一式，迅猛異常。

長衫客的一枝鐵菸袋，更是江湖上少見的外門兵刃，時而作奇門劍用，擊、刺、挑、扎，天矯如神龍；時而作點穴鏃使，點、打、崩、砸，伸縮如怪蟒。短短兵刃，虛實難測；身形迅快，猛若怒獅。

動手到三十餘招，金文穆覺得自己的招術發出去，往往受到敵人的牽制，不能隨招進招。深知遇見強手，忙將精神提起來，用全力應付。霎時間，又鬥了幾合；金文穆把鉸鋼厚背刀一翻，「進步撩陰」，照敵人攻去。長衫客飛豹子故意誑敵誘招，容得金文穆的刀已遞出來；便霍的將右足往後一滑，鐵菸袋往下一壓，左手駢雙指，猝點金文穆的「啞門穴」。

金文穆收招不及，急急的一抹的竄出一丈多遠。才得凝步轉身，長衫客早騰身躍起，跟蹤撲來；喝道：「呔，別走！」往前一縱，欺敵進步，飛身趕打。鐵菸袋快如脫弦之箭，又照金文穆背後「天突穴」點來。

奎金牛金文穆也是老江湖了，閃身一竄，雖為避敵，卻已百忙中料到敵人跟蹤必到。立刻應招改招，變式詐欺誘敵；故意的將身法略略一鈍，長衫客的鐵菸袋堪堪點上來。他這才條的往左一旋身，身移刀現，展「鐵雨金風」，鉸鋼厚背刀自下往上一掩。刀光閃閃，猛喝一聲：「看刀！」照敵人的兵刃猛削出去。

這一下削實了，敵人的兵刃必須脫手。長衫客的招術用老了，鐵菸袋已經發出，奎金牛的刀已經削到。長衫客眼快招疾，就在黑夜，聽風變招，居然隨機應變，把鐵菸袋懸崖勒馬，往上一舉。「舉火燒天」，避開敵招，反照金文穆的面門上一晃。卻趁勢伸左手，駢食指中指，「仙人指路」，條的照金文穆的右臂「三里穴」點去。兵刃點面門，手指點穴道，同時發出兩招來。

金文穆的刀已經削出去，一見勢危招急，忙展萬勝刀的絕招。「三羊開泰」，一招分三式，振右臂往下斜沉，俯頭面往旁微側，只喝得一聲：「咄，看招！」不管敵招閃開閃不開，把鉸鋼刀的刀頭，硬往長衫客的左臂狠狠劈過來。料想長衫客勢必撤左手，回來救招。奎金牛這一刀直是拚命；敵在坡上，己在坡下，形勢先不利，只得冒險求功。

果然長衫客把奎金牛這一招的用意看破，急借招拆招；短兵刃一轉，倏然翻下來，劃打金文穆的刀背。金文穆就是原式不變，左腳一頓，刀鑽的鋼環一振，嘩朗朗一響，刀鋒條的往外疾推；一招兩式，斬項截胸。

長衫客左臂一拂步換，迅如旋風，已轉到金文穆的背後。「遊龍探爪」，鐵菸袋照金文穆

的右臂一搭，左手的食指中指，又照金文穆的「靈台穴」點來。鐵菸袋早把金文穆的回身現刀的路子封住，這左手探出來，看看擊中金文穆的要害；金文穆再要閃躲，已來不及。長衫客濃眉一展，喝道：「朋友，認輸吧！」

奎金牛數十年的盛名，眼看要敗於二指之下，猛然唰的飛過來一條黑影。一聲不響，其快如矢，飛蹤到金文穆側面，一對判官筆往下一沉，一分一抬，把長衫客的招術破開。然後振吭一呼：「金三哥，衝啊！」

